

往事不如烟，私史亦传奇
用民间力量，打捞民族记忆



百姓家史

BAIXING JIASHI
KANGZHAN JIYI



凯迪网络 / 编

抗战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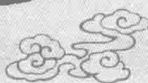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1270
312

百姓家史

BAIXING JIASHI
KANGZHAN JIYI



抗战记忆

凯迪网络 / 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姓家史 抗战记忆 / 凯迪网络编. — 贵阳 :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456-0967-7

I. ①百… II. ①凯… III. ①抗日战争史—中国—文集 IV. ①K26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8170 号

百姓家史 抗战记忆

凯迪网络 编

责任编辑 刘娟娟 廖波 程冠华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电话:0851-82263049 邮编:550081)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19.25 印张 26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0967-7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化家大坑 电话:010-59603199 邮编:100071

《百姓家史》编委会

主 任：肖增建 任天阳

委 员：陈谷川 黄治军 孙 潮

编 辑：钟 舸 韦玉桃

序一 人民若有记忆

邓康延

“大爷，你怎么肯定那是远征军的尸骨呢？”“他们都穿的草鞋。”

2004年我们民间队伍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时，高黎贡山上的村民老兵告诉我。他们入伍的第一课不是瞄准和拼刺刀，是打草鞋，所以半个世纪以后，他还习惯去捡路上的布条以备打草鞋用。

没有百姓的叙述和底层的体验，残酷的抗战史焦点仿佛只有开罗宣言或是延安窑洞决策。

抗战，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惨烈与漫长。日寇侵华的阴影至今未退，记忆却已模糊。用文字的、图片的、影像的力量记录真相，重写抗战史，一直是学者和民间的呼吁和践行。所以如今翻阅民间史料汇集而成的《百姓家史 抗战记忆》，实感到善莫大焉，又悲从中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缺乏历史的翔实记载，很多重创的伤口还未结疤，疼痛已忘了。亿万的悲伤化作一阵云烟时，这片丧失记忆的土地也会重蹈覆辙。

百姓是一切困厄的承受者和反抗者，当然也是痛深爱切的书写者。那些时间久远几近淹没的故事细节，从父兄曾祖处传来，实为不开采就要湮灭的人生富矿。记下它们，受益的不只是家族，更绵亘于民族，为这个国家恢复血肉肌理的原貌，以

强健其血脉僨张的躯体。

如果不想让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得让各家的小姑娘小伙子们站出来，记下爷爷和爷爷的爷爷留下的片言只语、家族悲欣。一个珠子是一个蚌壳里的“血肉磨砺”，串起来的珠子就是项链。

我曾在一个暗夜，赶写《国家记忆》展览的序言，心绪热切又悲凉，这是怎样苦大仇深却又忍辱负重的民族啊：苦难生长着坚忍，悲怆养育着无畏，英雄和无名英雄如潮涌动……人类公义，国家文明，在长江、怒江、伊洛瓦底江上漂浮而不沉没，是一个个微弱的个体生命的负重泅渡。当我们沿江回溯着历史，历史也浸润了我们。人民若有记忆，记得亲，记得痛；国家若有记忆，识来路，知归途。

一同走过从前，从前索引以后。只要国有百姓，百姓还有风骨血性，历史不会空缺，也难以垄断。

★作者系深圳民间文化学者、纪录片制作人，曾任香港《凤凰周刊》主编。

序二 家之痛，国之殇

孙春龙

一个名叫张一鸣的河北兵，抗战期间途经贵州，驻军汪家大院，结识汪家的千金小姐。随后，大军开拔滇缅，张一鸣写信给姑娘，表达了爱慕之情，姑娘为之私奔云南，之后又前往缅甸、印度，受尽折磨。直至两年后，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姑娘才顺着阅兵的笛声，找到了心仪的情郎。

一段凄美的战地爱情，救国英雄与大家闺秀，原本可以到此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但是后来的遭遇让这段故事却有了更多的悲情。张一鸣和姑娘在滇西成家，之后滞留于此，不仅未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而且在各种运动中历经磨难。姑娘的父亲懊悔，当初不该让这批国军住进大院，而女儿的执意，让整个家族不能原谅。张一鸣懊悔，不应该写信给心爱的姑娘，害得她跟着自己，一生凄苦。

读到书中的这篇文章——《1942 滇缅路上的竹笛声》，感慨万千。

“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于 2008 年，至今已帮助滞留缅甸、泰国、越南以及云南、台湾等地的约 50 位老兵，找到了他们失散长达 70 年的亲人。这项公益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找并关怀大陆的幸存抗战老兵，至今寻获的抗战老兵逾万名，其中约 30% 的贫困老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援助和致敬。

在帮助这些抗战老兵时，我们感受最深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凄苦，而是他们对

荣誉的渴望。例如贵州的抗战老兵汪再祥，为了得到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前往北京上访，不为别的，只因那是一份国家荣誉，一个承认。

他们本来应该享受这个国家的至高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因为隶属于国民党的部队番号，应有的荣誉和优抚，迟迟难以兑现。

他们在卫国的战场上归来，却一生未获凯旋。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老兵一直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之中。湖南的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们新发现一位老兵，上门探望时遭到了拒绝，这位老兵有些惊恐地说：我的问题早就交代过了，现在怎么还要问呢？在陕西，一位贫困的老兵生病住院，志愿者去整理资料、计划为他申请医疗补贴，问他参加抗战的经历，他始终不愿说，只说自己参加过抗美援朝，最终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才查阅到他的抗战经历。

这段为了国家存亡征战沙场的光辉历史，并未成为这些个体的光荣。

更让人唏嘘的是，局限于政治偏见的历史描述，让一代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和误差。这段历史中，最精华的共赴国难的国家精神日益消弭，留下的以及愈演愈烈的，是以砸日本车为荣的仇恨和狭隘。

民间关怀抗战老兵已有十多个年头了，倍感欣慰的是，在民间的推动和呼吁下，官方也开始正视这些历史的伤疤。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向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内的所有抗战老兵发放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习总书记在北京也多次接见了抗战老兵代表。

书中的“姑父”张一鸣如果还在世，他应该获得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份国家荣誉是否可以减轻他的懊悔？汪氏家族对他的怨恨是否可以减轻？

遗憾的是，那个义无反顾跟随张一鸣私奔的姑娘早已离开人世。

《百姓家史 抗战记忆》大多出自这些老兵后代的记述，当老一辈渐渐凋零，

我们看到他们的后代，正在以蝼蛄之力，让这段历史慢慢归位。

修复历史，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责任。

* 作者系“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人、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瞭望东方周刊》原总编辑助理。

百姓家史

抗战记忆

目 录

1942年滇缅路上的竹笛声 汪富敦 / 001

父亲的火与血的抗战史 李渝泉 / 013

抗日战争年代的童年惊险趣事 曹 静 / 033

我父亲的滇缅路 陈兴中 / 039

家祭难忘抗日情 边 强 / 043

我的外公姚如松 马连凯 / 051

我的远征军经历 方正 口述 张宁 整理 / 057

抗日战士、我的父亲乐健谋 乐爱你 / 062

生离死别“八一三” 李晓栋 / 070

为外公正名 初 卯 / 079

永远的缅怀 刘运华 / 085

74年前的挽联 蒋光宇 / 101

战争的残酷，和平的艰辛 胡一平 / 104

忆念先父芮麟 芮少麟 / 121

我们家的抗战岁月 ccctl (此为作者网名) / 135

父亲张全金的口述抗战史 张文兴 / 153

童年亲历的抗战年月 石唯真 / 167

鸟鸣嚶嚶，迁于乔木——来自父亲的取名 蔡鸣乔 / 180

亲历蒋经国厚葬遇难学生 沈大仁 / 189

栾志超与李村大劫狱之谜 甄仁春 / 192

先辈张家宪：卢沟桥上斩七寇 张所昆 张永慧 / 198

七十年前父亲的抗战岁月 韩建国 / 203

给鬼子当挑夫的祖父 黄建生 / 227

孙氏家族祖风与抗日勇将 孙琪华 / 230

抗战老兵口述：我给飞虎队修战机 刘善荣 口述 卓侨燕 整理 / 240

保卫衢州战役：1000多壮士宁死不屈跳衢江 王晨辉 / 247

抗联教导旅传奇：一批抱着武器入睡的女兵 萨 苏 / 252

毒杀日伪敌酋：1939年南京毒酒案始末 康 狄 / 26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日常生活 齐春风 刘志鹏 / 271

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老兵：最担心并非中毒 刘 洋 / 280

寻找全军覆没的二十二旅：一段被遗忘的抗战故事 刘志浩 刘 帅 / 289

编后语 / 294

1942 年滇缅路上的竹笛声

汪富敦

一支竹笛，从北吹到南，从东吹到西。吹过滇缅路，吹过惠通桥，吹过野人山。

一位贵州女子，爱上一名远征军通讯兵，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顺着滇缅路，追到云南、追到缅甸、追到印度兰姆伽……为了追寻她的恋人、为了追寻那支军中竹笛，死在了异乡云南，这就是我姑姑的故事。

时隔四十年后终于得到姑父的下落。我要去见他，去见我整个汪氏家族都怨恨的姑父张一鸣。老一辈人全都进了天国，没有人再反对我，我一意孤行，趁着雨季还未到来，收拾简单行囊直奔云南。



一支竹笛，从北吹到南，从东吹到西。

乘长途汽车从昆明向西，沿着老滇缅路，越过碧鸡关，朝着太阳坠落的方向，过安宁、楚雄、南华、祥云、下关、漾濞、永平，奔波两天一夜之后终于到达云南省永平县太平铺。

，八九十户人家，一条孤独的小街，几家小饭馆，几家骡马店，这就是昔日滇缅路上鼎鼎有名的太平铺。曾何几时，战争让这条街道喧嚣热闹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落寞。

用不着过多打听，小街东头老石桥土地庙后面，一间一楼一底的土掌房墙院，门前有一株碗口大小的紫色三角梅，那就是我姑父张一鸣的家。

带着下车时在小街一家杂货店买的两瓶杨林肥酒和几包杂糖，我敲响了那扇厚重粗糙的木门。“你找哪个？”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从门缝里探出圆圆的脑袋，奶声奶气地问道。小家伙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门板，生怕我闯进院内。



报名入伍的女兵，多为高中生和大学生。

“你家有大人吗？”我问小男孩。小家伙看了看我手中提着的糖果，“妈——有人找！”他喊了一声，随手“砰”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

不一会儿，只听见“嗵嗵嗵”的脚步声传来，一位脚穿大号男式水胶鞋的年轻女子打开院门，“您介是……”她用滇西话客气地问道。

“我姓汪，叫汪富敦。我从贵州来，我找我姑爹张一鸣……”

“哦，哇（我）晓得，您介是贵阳大老表，快请进来，您瞧瞧我，正在打土坯，一身泥巴……”

宽大院墙内堆着拌好的稀泥，墙根下整整齐齐地摆满刚打好的土坯。堂屋右侧是猪圈和鸡舍，左侧是高高的柴火垛。

女主人大约是我的表弟媳，她把小男孩喊在一边说了几句话后，小家伙飞快地跑出门去。

“哇爹在卫生所拔火罐，要一阵才回来。大老表请用茶。”

见到有客自远方来，精明勤快的女人脱掉笨重的长筒雨靴，换上青布圆口女鞋，从屋檐下取下一块风干的腌肉洗净后放入蒸锅，然后倒出花生、割来苦菜、挖来萝卜、舀出辣腌鱼……一切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表弟媳不善言辞，不过随时面带笑容。

“我姑爹得的哪样病？”我喝着老苦茶问道。

“年轻那阵当兵打仗，落下老寒腿。走不动喽，离不开老拐棍喽。”

“我姑爹今年怕有八十一二？”

“没得！前年做的七十五岁大寿，哇爹大哇妈九岁。”

“那些年，你们家过的日子苦咯？”

“苦！咋个不苦？1973年从昆明滇剧团疏散下放到太平铺，全靠人家周校长让哇爹哇妈当代课老师。1957年开始，年年‘运动’年年整，哪年不挨斗？好在太平铺人心慈善，那些外来公社干部想把人整死也难，斗归斗，哇爹哇妈照样当老

师，哇爹照样吹笛子，一直吹到哇妈去世……”

自我这位姑姑私奔云南，汪氏家族一致谴责，爷爷气得吐血。一个在县立一中小有名气的校花，放着当地绸布商陈家大姓不嫁，居然会爱上一名路过的河北兵，仅仅是那个兵能吹一手好笛子，至多还会吹笙吹箫，是一个有才有艺的吹鼓手，一支竹笛就把姑姑的魂给勾走了。我在口头上虽然不会评价这宗自由婚姻，内心深处却在说：“这至于吗？可以不嫁陈家，但对于一个行军打仗路过的兵，犯得着去追、犯得着去爱吗？”

事后爷爷也后悔，当初不该让这批国军电台兵住进大院，而且一住就是三天。支援抗战，匹夫有责。兵是流水，谁会想到宝贝女儿会被流水卷走？爷爷临终时大声呼喊自己的小女儿：“我没有逼你嫁人呀，鬼姑娘！不吭不哈就跑了呀，没良心的死姑娘哟……”



走向抗日战场的女兵。

小时候，我是从父亲、从叔伯亲友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姑父的笛子“确实吹得不错”的。他在老家河北正定县得到当道士的叔叔真传，无论是“北派”笛子的高亢、粗犷、活泼，或是“南派”笛子的细腻、典雅、委婉，都掌握得娴熟自如，炉火纯青。姑姑在大定县（今贵州省大方县）县立一中大礼堂的笛子独奏《姑苏行》和《洞庭湖》，学校教音乐课的陈炎午老师

给出的评价是：“深情又富苍茫；低回吟咏，凄清婉约……”苍天！南北两支笛子萍水相逢，哪有知音相遇不相知之理？他们以音乐传情，以笛声示爱，你一曲《百鸟朝凤》，我一曲《梅花三弄》；你一曲《关山月》，我一曲《鹧鸪天》……

吹笛子算得上半个行家的三叔曾经对我说过：姑父张一鸣的笛子独奏曲《秋湖月夜》《云雀》《珠帘寨》，以高亢、脆亮、坚实的笛声，精巧娴熟的滑音、剁音、吠音、历音，还有花舌音、多颤音，把禽鸟鸣叫、山泉流淌、情思哀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姑姑的《小放牛》《梅花三弄》，其细腻委婉、天地合一的演奏技巧，表现出这位山乡古镇才女对气、唇、指、舌的运用亦非同一般。她娴熟自如、灵巧洒脱，只有豆蔻年华才会有的灵气；只有相遇相知才会迸发的才情，这是人世间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命之火，这是青年男女间爱的和弦同鸣。

街上的行人都会在汪家漆器店门前驻足，静静地听着院内传出的天籁之音。听众中有青年学子，有商人贩夫，亦有农夫和老人……我家在中学教书的三叔那几天也偃旗息鼓，在“笛王”面前不敢吹奏平时钟爱的箫笛。

开门声将我从沉思中拉回来。姑爹同小侄儿坐在一辆破三轮车上，直接由我表弟蹬进院内。“姑爹！”我迎上前去，把老人搀扶下车。

“来多久了？”老人用带有河北口音的云南话问我。

“刚到不久。”我简单地回答，找不到更多的话要说。

“唉，老喽，要找你姑妈去喽……”他有些喘，已是槐树开花的季节，老人还穿着毛衣绒裤，头上还戴着志愿军“牛屎帽”。

毕竟是北方人，且当过兵，姑爹身材高大，腰不弯背不驼，虽垂垂老矣却坐如钟、站如松。

“我到你家认识你姑妈时，你还没有出世。”姑爹说，“老泰山去世，我没有磕一下头，烧一炷香，我这个女婿混蛋啊！”

“听我父亲说，爷爷后来也想叫你们回去，但几十年没有音信，以为你们……”看完我带来的照片、问过家中老老小小的情况后，姑爹对我讲起四十年前的往事：

“四二年三月，部队在贵州安顺誓师后开拔。过黄果树大瀑布，下晴隆二十四

道拐，过胜境关到云南沾益、曲靖。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集训半个月，队伍又开拔。天子庙坡、红岩坡、铁树窝坡、功果坡，刚完工不久的滇缅路好难走！一路上只见翻车。那些大道奇小道奇，吉姆西十轮卡，打几个滚翻下沟底，四轮朝天，路边摆着一排排翻车死的弟兄，惨哪！天上有小日本飞机轰炸，功果桥、惠通桥，炸了又修，修了又炸。走走停停，四月九号才到缅甸曼德勒。到了缅甸第一仗就是救英国人，小日本在仁安羌滨河大桥截断英一师后路，是（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三营救了英国人的命。团长刘放吾嘉奖了我们电台班，事后英国佬还送给我们一箱子牛肉罐头，那罐头味道实在怪……”

讲到得意处，年近八十的姑爹脸上泛起红光，两眼炯炯有神。

“请饭喽。”表弟媳一声喊，我们只得中止谈话，入席就座。

“给我倒一点！”姑爹高兴地说道，“一晃四十多年哪，又见汪家人。今天净拣高兴的事儿讲。几年没沾酒了，今天破戒喝两盅！”

表弟媳心灵手巧，一会儿工夫就做出八九样菜：爆腌鱼、蒸风肉、油煎藕粑粑、清蒸臭豆腐、油香椿煎鸡蛋、发水腌菜、韭菜花炒老腊肉、苦菜笋儿汤……

“好手艺哪！可以开个小饭馆哪。”听到我的好评，表弟媳妇羞得满脸通红。

第二天起来时已是十点多钟，“昨天晚上喝多了……”我不好意思地对正在晒太阳的姑爹说道。

“吃过中午饭我们到坟上去，下午你大表哥和大表嫂一家从大理来看你。”姑爹对我说道。

屋檐下的提箩中早已备好香蜡纸烛和供品，我又到街上买了好多红杏。吃过午饭，姑爹带上小侄儿出门上山，陪我去祭奠从未见过面的姑姑。

搀扶着老人，顺着牛羊行走的沟壑窄道，我们爬上屋后不远处一座小山。滇缅路在山脚下飘然远去，不时有客货车扬尘驶过，转眼湮没在莽莽群山之中。